

佛 教 十 三 经

# 楞伽经

赖永海 主编  
赖永海 刘丹 译注

中华书局

佛 教 十 三 经



# 楞伽经

中华书局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楞伽经/赖永海,刘丹译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5

(佛教十三经/赖永海主编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7369 - 0

I. 楞… II. ①赖…②刘… III. ①大乘 - 佛经②楞伽经 - 译文③楞伽经 - 注释 IV. B9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61772号

- 
- 书 名 楞伽经  
译 注 者 赖永海 刘 丹  
丛 书 名 佛教十三经  
丛书主编 赖永海  
责任编辑 宋凤娣  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 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  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  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 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
版 次 2010年5月北京第1版  
201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 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  
印张8 $\frac{3}{8}$  字数150千字  
印 数 1-8000册  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7369 - 0  
定 价 17.00元
-

# 总 序

佛教有三藏十二部经、八万四千法门，典籍浩瀚，博大精深，即便是专业研究者，用其一生的精力，恐也难阅尽所有经典。加之，佛典有经律论、大小乘之分，每部佛经又有节译、别译等多种版本，因此，大藏经中所收录的典籍，也不是每一部佛典、每一种译本都非读不可。因此之故，古人有“阅藏知津”一说，意谓阅读佛典，如同过河、走路，要先知道津梁渡口或方向路标，才能顺利抵达彼岸或避免走弯路；否则只好望河兴叹或事倍功半。《佛教十三经》编译的初衷类此。面对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，究竟哪些经典应该先读，哪些论著可后读？哪部佛典是必读，哪种译本可选读？哪些经论最能体现佛教的基本精神，哪些撰述是随机方便说？凡此等等，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人们读经的效率与效果。为此，我们精心选择了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、最能体现中国佛教基本精神的十三部佛经，认为举凡欲学佛或研究佛教者，均可从“十三经”入手，之后再循序渐进，对整个中国佛教作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与研究。

“佛教十三经”的说法，由来有自。杨仁山、梅吉庆以及中



国佛学院都曾选有“佛教十三经”，所选经典大同小异。上述三家都选录的经典有：《金刚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楞伽经》、《楞严经》；被两家选录的经典有：《心经》、《胜鬘经》、《观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、《圆觉经》、《金光明经》、《梵网经》、《坛经》。此外，《四十二章经》、《佛遗教经》、《解深密经》、《八大人觉经》、《大乘密严经》、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、《菩萨十住行道品经》、《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》为一家所选录。本着以上所说的“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、最能体现中国佛教基本精神”的原则，这次我们选择了以下十三部经典：《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、《圆觉经》、《梵网经》、《坛经》、《楞严经》、《解深密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、《楞伽经》、《金光明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四十二章经》。

佛教发展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，就其历史发展、思想内容说，有大乘、小乘之分。《佛教十三经》所收录之经典，除了《四十二章经》外，多为大乘经典。此中之缘由，盖因佛法之东渐，虽是大小二乘兼传，但是，小乘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，始终成不了气候，且自魏晋以降，更是日趋式微；直到十三世纪以后，才有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一带的流传，且范围十分有限。与此相反，大乘佛教自传入中土后，先依傍魏晋玄学，后融汇儒家的人性、心性学说而蔚为大宗，成为与儒道二教鼎足而三、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。既然中国佛教的主体在大乘，《佛教十三经》所收录的佛经自然以大乘经典为主。

对于大乘佛教，通常人们又因其思想内容的差异把它分为空、有二宗。空宗的代表性经典是“般若经”。中国所见之般若



类经典,以玄奘所译之《大般若经》为最,有六百卷之多。此外还有各类小本“般若经”的编译与流传,其中以《金刚经》与《心经》最具代表性影响力。

“般若经”的核心思想是“空”。但佛教所说的“空”,非一无所有之“空”,而是以“缘起”说“空”,亦即认为,世间的万事万物,都是条件(“缘”即“条件”)的产物,都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。条件具备了,它就产生了(“缘起”);条件不复存在了,它就消亡了(“缘灭”)。世间的一切事物,都不是一成不变的,而是一个念念不住的过程,因此都是没有自性的,无自性故“空”。《金刚经》和《心经》作为般若经的浓缩本,“缘起性空”同样是其核心思想,但二者又进一步从“对外扫相”和“对内破执”两个角度去讲“空”。《金刚经》的“对外扫相”思想集中体现在“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,如露亦如电,应作如是观”这个偈句上,对内破执则有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这一点睛之笔。《心经》则是以“色不异空,空不异色;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;受想行识亦复如是”来对外破五蕴身,以“心无罣碍”来破心执。两部经典都从扫外相、破心著的角度去说“空”。

有宗在否定外境外法的客观性方面与空宗没有分歧,差别仅在于,有宗虽然主张“外境非有”,但又认为“内识非无”,倡“三界唯心”、“万法唯识”,认为一切外境、外法都是“内识”的变现。在印度佛教中,有宗一直比较盛行,但在中国佛教史上,唯有玄奘、窥基创立的“法相唯识宗”全力弘扬“有宗”的思想,并把《解深密经》等“六经十一论”作为立宗的根据,《佛教十三经》选录了对“唯识宗”影响较大的《解深密经》进行注译。



《解深密经》的核心思想在论证一切外境外法与识的关系，认为一切诸法乃识之变现，阿赖耶识是生死轮回的主体，是万物生起的种子。经中还提出了著名的“三性”、“三无性”问题，并深入地论述了一切虚妄分别相与真如实性的关系。

与印度佛教不尽相同，中国佛教的主流或主体不在纯粹的“空宗”或“有宗”，而在大乘佛教基本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（特别是儒家心性学说）汇集交融而成的“真常唯心”思想，这种“真常唯心”思想也可称之为“妙有”的思想。首先创立并弘扬这种“妙有”思想的是智者大师创建的天台宗。

天台宗把《法华经》作为立宗的经典依据，故又称“法华宗”。《法华经》的核心思想，是“开权显实，会三归一”，倡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同归一佛乘，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。《法华经》是南北朝之后，中国佛教走向以大乘佛教为主流的重要经典依据，也是中国佛教佛性理论确立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、都能成佛为主流的重要经典依据。而《法华经》的“诸法实相”也成为中国佛教“妙有”思想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。

中国佛教注重“妙有”之思想特色的真正确立，当在禅宗。慧能南宗把天台宗肇端的“唯心”倾向推到极致，作为标志，则是《坛经》的问世。《坛经》是中国僧人撰写的著述中唯一被冠以“经”的一部佛教典籍，其核心思想是“即心即佛”、“顿悟成佛”。《坛经》在把佛性归诸心性、把人变成佛的同时，倡导“即世间求解脱”，主张把入世与出世统一起来，而这种思想的经典根据，则是《维摩诘经》。

《维摩诘经》可以说是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一部佛经，不



论是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宗，还是成为现、当代佛教主流的人间佛教，《维摩诘经》中的“心净则佛土净”及“亦入世亦出世”、“在入世中出世”的思想，都是其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经典依据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贯穿于整部《维摩诘经》的一根主线——“不二法门”，更是整个中国佛教的方法论依据。

《楞伽经》也是一部对禅宗、唯识乃至整个中国佛教有着重大影响 的佛经。《楞伽经》思想有两个重要特点，一是融汇了空、有二宗，既注重“二无我”，又讲“八识”、“三自性”；二是把“如来藏”和“阿赖耶识”巧妙地统合起来。因此之故，《楞伽经》既是“法相唯识宗”借以立宗的“六经”之一，又被菩提达摩作为“印心”的依据，并形成一代楞伽师和在禅宗发展史颇具影响的“楞伽禅”。

《楞严经》则是一部对中国佛教之禅、净、律、密、教都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大乘经典。该经虽有真、伪之争，但内容十分宏富，思想体系严密，几乎把大乘佛教所有重要理论都囊括其中，故自问世后，就广泛流行。该经以理、行、果为框架，谓一切众生都有“菩提妙明元心”，但因不明自心清静，故流转生死，如能修禅证道，即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这一思想对中国佛教的各宗各派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。

《圆觉经》是一部非常能够体现中国佛教注重“妙有”思想特色的佛经。该经主张一切众生都具足圆觉妙心，本当成佛，无奈为妄念、情欲等所覆盖，才于六道中生死轮回；如能顿悟自心本来清静，此心即佛，无须向外四处寻求。该经所明为大乘圆顿之理，故对华严宗、天台宗、禅宗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。





《金光明经》对中国佛教的影响,主要体现在其“三身”、“十地”思想、大乘菩萨行之舍己利他、慈悲济世思想、金光明忏法及忏悔思想以及天王护国思想。由于经中所说的诵持本经能够带来不可思议的护国利民功德,故长期以来被视为护国之经,在所有大乘佛教流行的地区都受到了广泛重视。

《无量寿经》是根据“十方净土”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净土类经典,也是净土宗所依据的“三经”之一。经中主要叙述过去世法藏菩萨历劫修行成无量寿佛的经过,及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殊胜。净土信仰自宋之后就成为与禅并驾齐驱的两大佛教思潮之一,到近现代更出现“家家阿弥陀,户户观世音”景象,故《无量寿经》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至为广泛和深远。

《梵网经》在佛教“三藏”中属“律藏”,是大乘戒律之一,在中国佛教大乘戒律中,《梵网经》的影响最大。经中主要讲述修菩萨的阶位(发趣十心、长养十心、金刚十心和体性十地)和菩萨戒律(十重戒和四十八轻戒),是修习大乘菩萨行所依持的主要戒律。另外,经中把“孝”与“戒”相融通、“孝名为戒”的思想颇富中国特色。

所以把《四十二章经》也收入《佛教十三经》,主要因为该经是我国最早译出的佛教经典,而且是一部含有较多早期佛教思想的佛经。经中主要阐明人生无常等佛教基本教义和讲述修习佛道应远离诸欲、弃恶修善及注重心证等重要义理,且文字平易简明,可视为修习佛教之入门书。

近几十年来,中国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以其特殊的文化、社会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,研究佛教者



也日渐增多。而要了解和研究佛教,首先得研读佛典。然而,佛教名相繁复,义理艰深,文字又晦涩难懂,即便有相当文史基础和哲学素养者,读来也颇感费力。为了便于佛学爱好者、研究者的阅读和把握经中之思想义理,我们对所选录的十三部佛典进行了如下的诠释、注译工作:一是在每部佛经之首均置一“前言”,简要介绍该经之版本源流、内容结构、核心思想及其历史价值;二是在每一品目之前,都撰写了一个“题解”,对该品目之内容大要和主题思想进行简明扼要的提炼和揭示;三是采取义译与意译相结合的原则,对所选译的经文进行现代汉语的译述。这样做的目的,是希望它对原典的阅读和义理的把握能有所助益。当然,这种做法按佛门的说法,多少带有“方便设施”的性质,但愿它能成为“渡海之舟筏”,而不至于沦为“忘月之手指”。

赖永海

庚寅年春于南京大学

# 前 言

《楞伽经》，又称《大乘入楞伽经》，是一部大乘经典。“楞伽”二字，系梵音，意译为“难入”。所谓“难入”者，原指摩罗耶山陡峭险绝，为常人所难到；楞伽城本无门户，非神通者不可入。今以处表法，譬喻此经乃是微妙第一了义之教，非大乘利根之人，不可得入。

## 一 《楞伽经》的版本与译者

据有关史料记载，此《楞伽经》原有大、中、小三部。大部者有十万颂之多，如《天皇三宝录》称：在于阗南遮俱槃国中，具有《楞伽》等十本大经，各十万颂；中部者，有三万六千颂，如中土之诸梵本皆称有三万六千偈；小部者，有二说：唐法藏之《入楞伽心玄义》说“小本千颂有余”（详见《大正藏》第三十九册）；宋宝臣之《注大乘入楞伽经》称“略本四千颂”（详见《注大乘入楞伽经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三十册）。本经在中土之译本，均取自小部。

此《楞伽经》在中土凡四译，现存三本，均收入《大正藏》第



十六卷中。其一是刘宋元嘉二十年(443)由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罗译出,全称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,四卷,四品,但品名均为《一切佛语心品》,分之一、之二、之三、之四。此译之特点是比较质直,“语顺西音”、“文辞简古”,以至于“句读有不可读”,遂使“髦彦英哲,措解无由,愚类庸夫,强推邪解”(详见西门寺法藏撰《入楞伽心玄义》,《大正藏》第三十九册),故未能得到弘传。

其二是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间由印度僧人菩提流支译出,全称《入楞伽经》,十卷,共十八品。鉴于求那译本之简古晦涩,菩提流支在翻译此本时力求畅达,故“加字混文”,“或致有错”,“遂使明明正理滞以方言”(同上),如把“阿赖耶识”与“如来藏”截然分开,称“如来藏识不在阿赖耶识中”等,就与原意多相背离。

现奉献给读者的这部《楞伽经》,是唐译本,译者署名是实叉难陀。实际上,西域僧人弥陀山、大福先寺僧人复礼等对此经之翻译用力颇勤,据有关资料记载,实叉难陀刚译出此经之初稿后,未来得及再作审校对勘,就奉敕回西域了,后由“尤善《楞伽》”之西域僧人弥陀山“奉敕共翻经沙门复礼、法藏等,再更勘译”(同上)。由于此译本几经校勘,加之采用以梵本对照前两个译本的方法,因此,义理方面较前二本更准确、完备,文字之表述也更加通畅、流利,受到佛教界的一致肯定和推崇,或曰此译本“文敷畅而义昭然,直使后来,力不劳而功必倍,当时称为大备”(宝臣撰《注大乘入楞伽经》卷一,《大正藏》第三十九册)。或曰“若论所译文之难易,则唐之七卷,文易义显,始末具备”(宗泐、如玘注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注解》卷一,《大正藏》第



三十九册)。正因为这样,本书选择唐译七卷之《大乘入楞伽经》为底本。

本经唐译本的译者实叉难陀,又称“施乞叉难陀”,华言“学喜”,于阗人,生于公元652年,卒于公元710年。据史传记载,难陀精通大小乘,且旁通异学,于武周时,因武则天欲重译《华严经》,听说于阗有较完备之梵本,即遣使访求译经者,以此因缘,实叉难陀从于阗来到汉地。公元695年抵洛阳,先后在内廷大遍空寺、洛阳三阳官佛授记寺、长安清禅寺等处翻译佛经。所译佛典有: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(八十卷)、《大方广普贤所说经》(一卷)、《大方广如来不思议境界经》(一卷)、《大方广人如来智德不思议经》(一卷)、《文殊师利授记会》(《文殊师利授记经》三卷)、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(二卷)、《十善业道经》(一卷)、《大乘入楞伽经》(七卷)、《右绕佛塔功德经》(一卷)、《大乘四法经》(一卷)等。

据《开元释教录》说,他总译佛经十九部,一百零七卷,其中,以八十卷《华严经》和七卷《楞伽经》影响最大。就译述之风格说,难陀之译作与玄奘之“新译”迥然异趣。他重意译,强调简约顺畅,因此,其译作较流畅易读;加上他精通佛教义理,因此,其译本颇受佛教界推崇,如此七卷《楞伽经》,后来被佛教界公认为是内容最完备、义理最准确、行文最流畅之译本。

在具体版本上,本书采用金陵刻经处本。

## 二 《楞伽经》注疏

此经在唐代之前,似尚未引起特别注意,因此对它之注疏、



诠释和研究不多见。但自唐之后，研究者日多，注疏、诠释此经的著述有十几部，现先把对此经之注疏及与此经有关的著述罗列于下：

(一)《入楞伽心玄义》(一卷)，唐·法藏撰，《大正藏》第三十九册。

(二)《注大乘入楞伽经》(十卷)，宋·宝臣注，《大正藏》第三十九册。

(三)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注解》(八卷)，明·宗泐、如玘同注，《大正藏》第三十九册。

(四)《楞伽经注》(卷二及卷五，残缺)，唐·智俨注，《续藏经》第一编，第九十一套，第二册。

(五)《楞伽师资记》(一卷)，唐·净觉集，《大正藏》第八十五册。

(六)《楞伽经集注》(四卷)，宋·正受集记，《续藏经》第一编，第二十六套，第四册。

(七)《楞伽经纂》(四卷)，宋·杨彦国纂，《续藏经》第一编，第九十一套，第二册。

(八)《楞伽经通义》(六卷)，宋·善月述，《续藏经》第一编，第二十五套，第三册。

(九)《楞伽经玄义》(一卷)，明·智旭撰述，《续藏经》第一编，第二十套，第一册。

(十)《楞伽经义疏》(九卷)，明·智旭疏义，《续藏经》第一编，第二十六套，第一册、第二册。

(十一)《楞伽经合辙》(八卷)，明·通润述，《续藏经》第一



编,第二十六套,第五册。

(十二)《观楞伽经记》(八卷),明·德清笔记,《憨山老人梦游集》。

(十三)《楞伽补遗》(一卷),明·德清撰,《憨山老人梦游集》。

(十四)《楞伽经宗通》(八卷),明·曾凤仪,《续藏经》第一编,第二十六套,第三册、第四册。

(十五)《楞伽经参订疏》(八卷),明·广莫参订,《续藏经》第一编,第二十七套,第一册。

(十六)《楞伽经精解评林》(一卷),明·焦竑纂,《续藏经》第一编,第九十一套,第二册。

(十七)《楞伽经心印》(一卷),清·净挺著,《续藏经》第一编,第五十九套,第二册。

(十八)《楞伽经心印》(八卷),清·函昱疏,《续藏经》第一编,第二十七套,第一册、第二册。

此外,还有一些散见于各种论著中对《楞伽经》某一思想的论述和阐释,如有关法相唯识的理论,散见于《唯识论》之中,这些在此不一一列举。

在笔者所读过的《楞伽经》诸注疏、论著中,就义理而言,阐释较深入、透彻的,当推唐法藏所撰之《入楞伽心玄义》。此《玄义》通过“教起所因”、“藏部所摄”、“显教差别”、“教所被机”、“能诠教体”、“所诠宗趣”、“释经题目”、“部类传译”、“义理分齐”、“随文解释”等“十门”,对《楞伽经》之思想旨趣、教义特色等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剖析和较为深刻、准确的概括和归纳,对



于人们理解《楞伽经》颇有助益；另外，明宗泐、如玘同注之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注解》及宋宝臣的《注大乘入楞伽经》，虽然有些解释与经文原意不尽相符，但援据该博，诠释细密，对于阅读此经也多有帮助。

### 三 《楞伽经》的思想内容与特色

此经以楞伽城城主罗婆那王请佛往楞伽城说法为引子，以大慧菩萨问法为契机，引出如来之宣讲佛法。所讲佛法之大要者，无出“五法”、“三自性”、“八识”、“二无我”，而所有这些，又不外乎一心，能究此心，即能到达自证圣智所行境界，故宋译之各品皆冠之以“一切佛语心”。

就思想内容说，《楞伽经》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即统合大乘佛教的空、有二宗。如果说，作为《楞伽经》“大要”之一的“二无我”显然属于大乘空宗的基本思想，那么，构成此经“大要”的另两个重要方面——“八识”、“三自性”，则无疑是传统佛教瑜伽行派的基本教义。在阅读《楞伽经》的时候，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形：此经一方面反复论述世间万有、一切诸法、种种名相，都是假名安立，如梦、如幻、如乾闥婆城，是人们妄想分别的结果，教导人们要远离有无、断常等虚妄分别见。

另一方面，此经又一再指出，所谓如梦、如幻，绝非一无所有，认为如果视诸法如梦、如幻为一无所有，那就会陷入外道的断灭之见，明确指出：“诸法无我，非如来藏法身常住之性。”（卷五。以下引文凡出自《楞伽经》者，不再注经名，只注明第几卷）要求人们在断除对一切外境外法的虚妄分别见的同时，必须以





“正智”去观察、思维、认识、体证此各种现象背后的真常实性，即“如来藏法身常住之性”，甚至于说“宁起我见，如须弥山，不起空见，怀增上慢”（卷四），当大慧菩萨问及为何不说“寂静空无之法，而说圣智自性事故”，佛说“我非不说寂静空法，堕于有见”，而是“于寂静法以圣事说”。所谓“于寂静法以圣事说”，亦即把诸法之无常与如来之常统一起来，把“空如来藏”与“不空如来藏”统一起来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《楞伽经》认为：由于众生无始时来，计著于有，为了使众生听了之后“不生恐怖，能如实证寂静空法，离惑乱相，入于唯识理，知其所见无有外法，悟三脱门，获如实印”（卷四）。所以如来随机说法，于空寂法以圣智自性说。在这里，人们可以看到，此经把“空”与“有”、“寂静法”与“唯识理”统一起来了。

《楞伽经》的另一个重要特点，是把“如来藏”与“阿赖耶识”也巧妙地统一起来。在传统佛教中，“真如”、“如来藏”、“阿赖耶识”三个概念之义蕴、内涵是不尽相同的。所谓“真如”乃指诸法之本体；而“如来藏”则是指众生本来藏有自性清净之如来法身；至于“阿赖耶识”，则是法相唯识学中一个核心概念，它作为产生一切诸法之种子，与作为不生不灭之“无为法”的“真如”是有着严格区别的，因此在唯识学中，“阿赖耶识”与“真如”没有也不能有直接的联系。

但是，在《楞伽经》中，不论“真如”、“如来藏”还是“阿赖耶识”都被糅合在一起了，经中屡屡言及“如来藏名藏识”（“藏识”即“阿赖耶识”），并且认为：“此如来藏藏识本性清净，客尘所染而为不净”，如来藏“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，名为藏识”（均见卷